

## 宁波书城 2014 年畅销书排行榜

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》、《2014 改革热点面对面》、《之江新语》、《益往直前——水均益看世界》、《让我留在你身边》、《天之炽》、《你的孤独虽败犹荣》、《大清相国》、《百年孤独》、《追风筝的人》。



2014

## 宁波人的阅读记忆

## 分析宁波书城 2014 年畅销书排行榜——

## 哪些书进了购书单?

励开刚

阅读是件美好的事，眼下阅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图书或者报刊范围了，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电脑、手机等现代化电子产品完成阅读，获取想要的信息或知识。当然，图书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和信息载体，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。

2014年，阿拉宁波人的阅读发生了什么变化，人们关注的是哪些图书？作为宁波图书零售市场风向标的宁波书城，从其2014年的销售排行榜数字显示，最为突出的10本书分别是：学习出版社的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》、《2014改革热点面对面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的《之江新语》，长江文艺出版社的《益往直前——水均益看世界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张嘉佳新作《让我留在你身边》和江南的《天之炽》，中信出版社刘同的《你的孤独虽败犹荣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王跃文的《大清相国》，以及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和卡勒德·胡赛尼的《追风筝的人》。

除了上述10本销量和反响都不错的图书外，《1944 腾冲之围》、《一平方英寸的寂静》，以及另几本明星的作品如：大冰的《乖，摸摸头》，张嘉佳的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，叫兽易小星、有时右逝的《万万没想到：生活才是喜剧》等，深受追星族的追捧，前两本还登上了开卷最新排行榜和深圳全民读书活动“最受欢迎的10本书”排行榜。

从2014年整个宁波图书市场的销售情况分析，图书类总的销售额基本与2013年持平，但数量有所下降，而各县（市）区的销售略好于市区，应该说市场的潜力依然存在，纸质图书仍被大众所接受，并呈现出以下特点：

政治类、法律类图书深受读者喜爱。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》、《2014改革热点面对面》以及《之江新语》、《摆脱贫困》成了2014年最热销的书籍，除了机关企事业单位团购外，读者自发购买的数量也相当大，许多读者想通过这些书籍的阅读，了解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发展稳定、内外政外交国防、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的重要思想，关心党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趋向。《心存敬畏——道德八书》、《开卷有益》等政治类读物同样受到读者的青睐。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，提出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议，《依法治国论》、《国家底线：公平正义与依法治国》等普法类图书成为读者阅读的热点，法律类书籍销售比以往明显增加。

名人明星出书和网络作品仍是书市畅销图书的主流。2014年6月15日，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水均益来到宁波书城为他的新作《益往直前》进行签售活动，许多读者慕名而来，在书城内早早排起了长队。随后水均益在宁波横街进行寻根活动，使宁波的读者近距离一睹“名嘴”风采，随即，图书热销了1600多本。而另两位名人白岩松的《行走在爱与恨之间》和柴静的《看见》尽管上市已有时日，但仍旧畅销不衰，可见名人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。

同样，2014年9月中旬，明星张嘉佳的到来又醉倒了一大批宁波的“嘉佳迷”，也使他的两本情感小说销量高奏凯歌。的确，情感小说是文学领域一个经久不衰的类别，描写爱情的小说，无论背景是职场还是古风架空，风格是疗愈暖心还是凄美虐心，都拥有大批读者。

透过宁波书城2014年畅销书排行榜，不难发现宁波人的一些阅读特色。当然宁波读者的购书量与同等城市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，尤其是与深圳、广州、南京、杭州等一线城市相比，无论是人均购书量，还是读书学习的氛围，都有待进步。

每一位读者，不妨也来回顾一下自己的2014年购书单，寻找、总结属于自己的阅读记忆。

## 生命的硬度和光芒

——读《吴玄中篇小说选》

彭素虹

初冬季节，我阅读到吴玄先生的小说集《吴玄中篇小说选》，在作者意蕴绵长的叙事中，我仿佛走进了一个个富有生活质感和温度的场景里，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鲜活与顽强。《发廊》里的妹妹，她执着而坚韧地与命运抗争；《同居》中的何开来，得知自己要与一个叫柳岸的女子同居一屋时，最初有点兴奋，可是，当他与柳岸真正相处下来，同居变成了负担，交往变成了交易……他们的出现，应和了生命旅途中一段段的痛与甜，让人在对人生作形而上的沉思中，触摸到生命的硬度和光芒。

《吴玄中篇小说选》收录了包括《玄白》、《西地》、《发廊》、《同居》、《像我一样没用》等8个中篇小说，在对小人物的人生片段素描中，思索沉重而不乏苍凉，透露着作者对人生、存在的思考与探询。而其中，“我讨厌手表将时间切得那么细”、“进入九十年代以后，大家都用身体生活，不过这种很深刻的心灵生活了”等富有诗意的话语，幽默中带着玩味，令人在轻松阅读之余，留下了深深的回味。

认识吴玄，是在鲁迅文学院浙江作家高级研修班的学员作品研讨会上。作为《西湖》文学杂志的执行主编，吴玄对学员的作品点评可谓字字珠玑，颇具学者风范。阅读吴玄的《玄白》一文，也会有魏晋学者之风袭来的感觉。主人公刘白喜欢围棋，但他没想到，就是“这一黑一白的棋子完全改变了他既有的生活”。因为喜欢棋瘾子祖传的棋具，他在破门而入搜寻棋具时落空，不幸含冤入狱；当胃疼得难受时，他想到的是画个大棋盘，画谱自博；最后，在得知母亲去世时，他仍然静心下棋，体现出一种处变不惊的人生姿态。小说围绕棋手对围棋的热爱展开，字里行间蕴含着对厚重生命的追求和

担当。而小说《西地》带给读者的则是一幅栩栩如生、活灵活现的西地人物生存画面。50多岁的父亲准备离婚，在这个名叫西地的村子里，父亲坚持认为“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”。当他冲破世俗的阻力，如愿以偿地再婚，衰老却接踵而至。他不甘心，以身试毒，用民间秘方对抗衰老，却不幸毒发身亡。其间，也不乏伯乐老师为了工作转正，想尽办法让自己的事迹登上报纸等情节。西地是个风情淳朴的小村庄，折射的是人世间生活的气象。在看似荒诞且充满坚韧生命力的父亲身上，浓缩了大多数小人物的生存境遇，读后不禁让人嗟叹。

《像我一样没用》一文，作者精巧的叙事引人入胜。看起来像个废物的丁小可，闲来没事下棋为乐，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上，他的努力得不到家人的认可。因此，他的妻子觉得他没用而跟他离婚，可就在此时，妻子的追求者却意外身亡。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生活沉浮中，丁小可选择了认假罪来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，以期获得妻子的看重。当谋杀真相揭开的时候，妻子开始泪流满面。生活的伤疤触目惊心，而主人公觉得“连死亡也抛弃他了”。小说弥漫着巨大的心理阴影和精神折磨，日常生活叙事里流露出的生命痛感，不见血泪却力透纸背。

比利时作家图森认为，“写作中，我是个寂静的观察者。”阅读《吴玄中篇小说选》，我一次次被他冷静的笔调和极具画面感的场景所打动。他用深沉、冷峻的目光，警惕地注视着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，在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心灵律动中探究生活本质，体现出一种直面人生的文学态度。同时，小说的语言简练诗性、生动传神，一些句子触动了心灵，一些人物似曾相识，一些生活细节真实得让人心惊肉跳。

## 在方言文化中发掘“似锦繁花”

——读金宇澄《繁花》

沈春儿



红娘叫张生隐藏在棋盘之下：“我步步行来你步步爬，放大胆忍气吞声休害怕……”红娘人小胆大，不怕；张生色胆包天，此刻也不怕，爱莺莺心切，被红娘心甘情愿折腾。两人一路小碎步，一路轻轻絮叨。小碎步里，是红娘的聪慧俏皮，是张生的隐忍急切，是情节的一路迅速推进。金宇澄的《繁花》，以上海话为基本格调，以非常口语化、生活化的短简语句，记录了他眼中的发生在上海几十年中的多姿多彩变化。《繁花》的语言，与红娘的小碎步有得一比——它们都轻灵、轻捷，它们都意味深长。

多年前看苏青和张爱玲的作品，为文字

的上海腔迷醉。那些“哪能啊是”、“推板”、“结棍”等上海方言中包含的海派风情，为这些作品平添风韵无限。《繁花》30多万字的篇幅，以阿宝、沪生、小毛的活动为主线，用独具风格的海派语言，展示了上海各个阶层人物的活动面貌：“……陶陶说，长远不见，进来吃杯茶。沪生说，我有事体。陶陶说，进来吧，进来看风景……”家常的对话，简短的铺陈，轻简至极的标点，上海风味十足。写着邮票：“考究一点的，自备放大镜、邮票镊子，夹了一张邮票，看背面是否有老垢，撕迹，胶水版，还是清爽底版，齿孔全，还是缺……”讲做蟹生意：“蟹品上，不能打马虎眼，苏州上海籍的北边干部，港台老板，挑选上就得细致了，必须是清水，白肚金毛。送礼是干嘛，是让对方印象深刻，大闸蟹，尤其是蟹黄，江南独尊。老美的蟹工船，海上活动蟹罐头厂，海螃蟹抓起来，立刻撬开蟹盖，挖出大把蟹黄，蟹肉劈成八大块装罐头，动作飞快……”几乎所有的文字，都没有大块的抒情，大段的描述，故事的推进通过那些紧凑的句子，通过人物繁杂的对话逐一呈现。阿宝、沪生、小毛、梅瑞、李李、银凤……所有人物次第出现，环环相扣在整部作品中。有人说，故事中的阿宝和沪生这两个主人公的人生线索，反映了金宇澄的自身际遇，是上海“上只角”的代表。小毛这个悲剧人物，是上海“下只角”青年人中的一员。自解放初期至当下，这样三个人物所贯穿的一个个人际关系圈，就是上海整个社会的缩影。作者用上海方言叙述，减轻了文字与情

节的疏离，让作品更接地气。金先生最初在网络写这部作品的时候，他的文字更具方言特征，纸质书出版时做了一定的调整，但依旧保持了原来那种短促、轻捷的句子风格。“一批时髦佳丽，高级香氛，双色盘发，丝质抓皱连衣裙，重坠设计拼接半裙，LOEWE 手提袋，或者编织缎面手拿包，南洋黑白珍珠镶嵌浪花钻项链，胭脂，唇妆，清淡对比，或者重金属单一色调的浓妆……康总哪能呢？”康总说，有脑子的男人，照样怀疑警惕，女人自动送上门，定归有名堂……”这样略显琐碎却很亲切的叙述文字，既以浓墨重彩式的细节展示上海这座城市中众多群体的生存环境，又使读者能够清浅自如地与文字产生互动，深入文字，深入情境，为之动情。

由金宇澄的《繁花》，我想起汪曾祺的小说，汪先生的文字淡雅中见精神，透出大北京的底气；想到了冯骥才的《俗世奇人》，为他文中的“奇”字折服，也被文字的“津味儿”折服；一低头又想到了余姚本土作家符利群，她的短篇虚构《水上花生》中，“河泥草子”、“继拜爹”、“麻花金枣豆酥糖”、“喊魂”、“酱烧螺蛳”等属于余姚的地方符号不时出现，使江南味道、水乡情韵融会贯通，充分体现了作家对故土的关注和对生活的尊重。

中国是个有着极其丰厚的语言资源的国度，对于小说来说，能够用《繁花》中这样精彩的、贴合人物的语言进行叙述，真的是一种福气。由此我想到，是否有更多的作家可以尝试发掘方言文化中的精髓，把它合理地化用至自己的作品中？